

两地情

■董怀禄

2026年以来,关于西十高铁6月份开通的新闻不断见诸媒体,从全线完成铺轨到全线进行静态、动态联试,最高时速385公里平稳运行,一个小时内由西安直达十堰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。两地几千万人翘首以盼的希望即将实现,作为在这两地来回奔波了多年的老秦楚人,满心都是激动。

一头牵着咸阳礼泉的故土根,一头系着湖北十堰的半生情。四十二年光阴流转,百十次往返奔波,那条横跨秦巴、连接陕鄂的长路,早已把两地的烟火、半生的牵挂,深深烙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四十二年前,我二十五岁,正值青春年少。挥别礼泉的黄土,辞别年迈的父母,远赴湖北十堰,踏上教书育人的征程。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起,我便成了两地之间的奔波人。故土的牵绊、父母的牵挂,成了我此生割舍不断的情愫。初到十堰的那些年,父母尚在人世,我骨子里的乡土情又重,每年寒暑假,无论路途多远、行程多难,我都拖着妻儿、带着行囊,雷打不动地往返礼泉与十堰两趟。后来母亲卧病在床的两年,我更是心急如焚,牵挂难眠,放下手头工作,一次次往家里赶,来回奔波不下十次,只为守在母亲床前,尽一份为人子的孝心与责任。

细数在十堰教书育人的三十五个春秋,从咸阳的礼泉到十堰,这条穿山越岭的路,我前前后后走了百十回。2019年退休后,我回到咸阳定居,本以为能安稳终老,可十堰留下了我的青春、我的事业,还有半生积攒的情谊,每年依旧要往返数次。两地的情分,从未因距离与岁月消减半分。回首这数十年的旅途风霜,一路的艰辛、忐忑、期盼与不舍,桩桩件件,都藏着说不尽的感慨。

早年往返两地,唯有绿皮火车,一路辗转,满是艰辛。那时没有直达车次,东西两条路线,无论走哪一条,都要耗费整整两天时间,一路颠簸,满心疲惫。走西路,要经宝鸡沿宝成线翻越秦岭,再转襄渝线,必须在汉中或安康中转留宿一夜。火车穿行在崇山峻岭间,沿着汉江南下,车轮哐当作响,山路蜿蜒曲折,一路摇摇晃晃,漫漫长夜难挨。走东路,从咸阳出发走陇海线前往洛阳,落脚住上一晚,再转车去往彼时的襄樊,最后北上十堰,同样是两天的漫长行程,每一步都走得不易。

每逢寒暑假返乡季,火车站人山人海,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。别说找个座位,能站稳都属不易。生怕挤不上火车耽误行程,我也曾多次无奈地从车窗翻爬进去。好不容易挤进车厢,人挨人、人挤人,动弹不得。

后来西安直达十堰的长途班车开通,总算省去了转车的麻烦。黎明时分从西安发车,一路翻越秦岭,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前行,一路颠簸摇晃,直到天黑才能抵达十堰,整整一天都在路途上奔波。再后来,长途卧铺汽车出现,大多是夜里发车,赶一夜的路,天亮便能靠近家乡。本以为能少些辛苦,可彼时的山路条件极差,坑洼不平,颠簸难忍。尤其是寒假返乡,遇上大雪天气,山路积雪结冰,车辆行至半山腰便寸步难行,走走停停。有好几回,都在冰冷的山路上滞留大半天甚至一整夜,寒风刺骨,饥寒交迫。

那些年,无论是坐火车还是乘汽车,旅途满是辛酸、不安与劳累。可只要想到礼泉的家、想到盼我归来的父母,再难走的路,我都一步步坚持了下来。

岁月辗转,时代前行。这条连接两地的长路,终于迎来了翻

天覆地的变化。2015年,十天高速全线贯通。曾经翻山越岭、耗时两天的征途,一下子被压缩到四个小时。天堑终成通途,出行的艰辛散去了大半。

2016年,我买了属于自己的小车。从此往来两地,再也不用挤火车、赶班车,不用再受颠簸与惶恐之苦。想走便走,从容自在。这份便捷与安稳,是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幸福。

更让人欣喜的是,今年6月份,西十高铁即将正式通车。往后从咸阳出发,乘坐5号线地铁直达西安东站,转乘高铁,仅仅一个小时,就能抵达十堰。曾经两天两夜的辗转奔波,如今不过一顿饭、一盖茶的功夫。秦岭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屏障,陕鄂两地,真正实现了咫尺相连。

四十二年风雨兼程,从绿皮火车的彻夜颠簸、辗转中转,到长途汽车的风雪兼程、山路滞留,再到高速通车的便捷顺畅,如今迎来高铁飞驰的时代巨变。这条路,承载了我对父母的拳拳孝心,见证了我在十堰三尺讲台的半生耕耘,记录了我从青春年少到花甲退休的岁月变迁,更藏着我对故土礼泉的深深眷恋、对第二故乡十堰的难舍情谊。

礼泉是我养我的根,是魂牵梦绕的故土;十堰是我挥洒青春、耕耘事业的家,是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。数十载奔波,两地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,都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如今路途愈发便捷,往来愈发从容,这份跨越山河(秦岭和汉江)、历经岁月的两地情,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。那些路上的风霜雨雪、艰辛坎坷,终究都化作了心底最温暖的乡愁,成为我人生岁月里最珍贵、最难忘的印记,岁岁念念,永不磨灭。

父亲和母亲是同年,都属猪,生于1935年。

在老一辈人眼里,这是两个苦命却又般配的属相。他们像两棵并排生长的树,根在地下纠缠,叶在云里相触,共同撑起了一片天空。

母亲走得早,那时我还未成年。记忆里,母亲一身是病,常年要到乡卫生院住院。母亲每次住院,都是坐着简易担架,请邻居帮忙抬着。我十岁时,就已经能够抬动母亲去住院了。

后来听大哥讲,他刚在县城参加工作,就接母亲去治过病,但母亲也只去过那一次。她说从老家到县城三百多里,坐车晕得厉害,关键是县城治病太花钱。

母亲没有读过书,却是十里八乡知书达理的人。她不识几个大字,却懂得“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一丈”的道理。邻里间有了磕绊,总爱找她评理。她从不搬弄是非,几句温和的话,便能让人心平气和。在她身上,有一种比书本更厚重的智慧——那是岁月沉淀下的通透与善良。

母亲更有一双巧手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她总能用缝纫机踩出我对新年的期盼。每逢腊月风起,那台老旧的“蝴蝶牌”缝纫机便成了家里最忙碌的角落。碎花布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:裁剪、拼接、锁边,不多时一件崭新的小棉袄便做好了。那细密的针脚里,藏着她对我的疼爱,也缝进了我对新年的所有憧憬。

母亲走的时候,我们家的天塌了一半。那一年,父亲才五十多岁,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。

母亲走后,父亲变得沉默了。他守着那几间老屋,默默地打理着家里的一切。

多年后,我们兄弟姊妹决定将父亲接进县城居住。我们以为,县城的繁华与便利,能让父亲安享晚年,可父亲迟迟不愿离开。他抚摸着老屋的墙壁,看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,眼里满是不舍。他说:“老屋有你妈的回忆,我走了,这些回忆就没了。”我们劝他,说老屋会一直在这里等他回来。他沉默很久,才点了点头。

离开母亲的二十多年,父亲老了,背也驼了,却还常常坐在院子门口,望着老家的方向。我问他是想妈吗?他点点头,又摇摇头,说:“想,可又想不起来她长啥样了。”我愣住,他却笑了:“人老了,记性差,可心里头,她还在。”

父母都是我抱在怀里送走的。母亲的爱像海,温柔而包容;父亲的爱像山,沉默而厚重。他们虽然离开了,但他们的血液在我们身上流淌,他们的品德在我们兄弟姊妹八人身上扎下了根。

如今,我已年过半百,才真正读懂了他们。那是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,是一种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的决绝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会想起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,想起父亲坐在门槛上的背影。他们没有留下什么钱财,却留下了比血缘更深的牵挂,是比时间更长的思念。

(作者单位:房县人社局)

血脉里的回响

■贾海燕

8



作品

责任编辑:王勇
2026年6月3日 星期三
李洪领 版式:熊东燕

夜游均县镇江畔赋

■丁耀光

佳节初过,序属清和。五月七日夜,漫步丹江之滨,纵观均县清宵。星月铺川,江山含韵;灵峰耸峙,碧水东流。感浮生之辗转,慨萍迹之飘零。复怀古邑千年风物,武当万仞峥嵘,丹水清流北向,泽润郊原。览胜抒怀,情不能已。遂铺笺缀笔,爰作斯赋。

暮临均县,身倚丹滨。烹茶涤虑,晚风拂尘。橘香盈袖,慨半生之萍迹;清芬绕盏,抒万里之羁身。

澄江映月,素辉漫堤。波摇

碎玉,星漾烟霏。古渡舟闲,渔火隐于云杪;长堤枫静,客愁凝于江湄。

遥瞻龙山,烟雨千秋之邈;俯临江塔,风华万古之悠。故城风物依然,往昔韶光如诉。昔有佳人,抱琵琶以舒逸韵,揽江天无尽风月;常怀幽绪,萦缱绻以付流年,叹尘寰难觅知音。

荷风送馥,莲沼凝幽。蛙鸣喧夜,雁影掠丘。古木苍虬,阅流年之倏逝;尘寰俯仰,观世事

之沉浮。

长空湛湛,疏汉寥寥。武当叠嶂沉暮,金顶孤峙凌霄。仙山蕴粹,古观藏韶。历尽沧桑之更迭,长留风骨之昭昭。

丹川浩渺,远贯南北。活水奔涌,滋万物之灵根,承苍生之宏愿。清流北向,怀赤子之温诚;穿壑穿山,润千里之郊原。

夜阑风定,渔曲悠扬。箏声逐浪,余韵绵长。皓月凌空,茶温未凉;临风凝伫,共览江天清光。

